

资本谎言

ZIBENHUANGYAN

◎张道华 著



1.2 亿贷款是怎样被诈骗的？
这是作者苦苦追寻的答案，
也是千万读者想要解开的谜。

群众出版社

资本谎言

◎张道华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谎言/张道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3
ISBN 7-5014-2907-3

I. 资…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419 号

资本谎言

张道华著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王紫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 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98 千字

印 张: 15.125 插 页: 2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2907-3/I·1232

印 数: 4001-7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张道华, 1981年从警, 现任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指挥侦破过建国以来最大的制贩冰毒案, 全国罕见的跨省市特大盗销汽车集团案, 危害多时的黑恶势力集团案, 系列抢劫、杀人、绑票暴力性案件, 以及欺诈发行股票案等, 荣立个人一等功。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国神探》的人物原形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夜幕较量》《非常绑票》, 以及报告文学《刑警本色》《向恶势力宣战》等。

张道华



目录

1	第一章	炒汇大鳄搁浅粤州
16	第二章	深夜受命
32	第三章	云封雾锁
53	第四章	难道是他
83	第五章	没错是他
105	第六章	曹思国被杀
129	第七章	青峰山惨案
153	第八章	危极生智
177	第九章	谢韦婚变
208	第十章	两相对峙



230	第十一章	转晴复雨
262	第十二章	逐鹿宝安
282	第十三章	狐狸露出尾巴
306	第十四章	谢文华沉着应战
331	第十五章	唐黑牛四面招架
357	第十六章	谢文华被免职
376	第十七章	攻防在即
390	第十八章	曙光在前
416	第十九章	乱营蚂蚁
436	第二十章	罪责难逃
475	后记	

第一章

炒汇大鳄搁浅粤州

1 公而忘私

一股强冷空气直往岭南一带奔涌，呼呼作响的北风把地处北面山区的粤州吹刮得萧瑟凄冷。天刚黑，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裹着头弓着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鬼天气让在外跟踪的谢文华他们倒了大霉。

谢文华一早出门时，韦清茹嘱咐他：“下午早点回来。”谢文华说：“一定。”可一到单位，谢主任就把省公安厅的一纸协查通报递到他面前，谢文华一看，心一下凉了，传说多时的炒汇大鳄史明逃到粤州了。他可是国家级的重犯哟，谢文华不敢怠慢，立马调动全支队的同志冒着凛冽的北风在粤州市区的大小宾馆搜刮那神秘的史明。可那该死的史明像幽灵般在偌大的粤州市区一会儿东、一会

儿西，与他们捉了一个上午又一个下午的迷藏。要知道，经侦不是刑侦，刑侦人多敢干，而经侦兵少慎行，与犯罪分子捉迷藏经侦本就低能，偏偏又遇上这寒风割脸的鬼天气。如果再拖下去，五周年纪念又要泡汤了。谢文华急得跺脚捶胸直叫苦。过去几年，谢文华一再重犯失信的错误，惹得韦清茹老动红颜，甚至还出现过感情危机。试想，一再认错今早又满口应诺的谢文华怎不心急如焚？谢文华心里暗骂，史明：这个王八蛋，迟不来早不来，来了又隐山隐水。

北风还在时紧时慢地刮个不停，暮色已笼罩了粤州四周，市区已是万家灯火，史明还是踪迹全无。想到妻子此时的心境，谢文华一咬牙，对副支队长柳焕军说：“我回家一下。”说完逃命似的急急打的赶回家履行做丈夫的职责。

是呀！今天是十一月十八日，是谢文华、韦清茹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昨晚两口子就商量好了，今天晚饭要加菜，要喝酒，要庆贺一番，还有，晚饭后要一起上街，要到周生生金铺买一条项链，以兑现谢文华婚前的承诺，以偿婚后五年的欠疚。

刚从外面演出回来的韦清茹在家忙了一天，把家具抹得锃锃亮亮，把房子收拾得整整洁洁，还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窗外的夜幕已拉拢了，那席肴冷了热，热了冷。

韦清茹是粤州话剧团的台柱子，长年不是排练就是外出演出。谢文华呢，警察的活是由犯罪分子支配的，春夏秋冬跟着犯罪分子的屁股转。其结果是韦清茹有空，谢文华在外面满世界跑，而谢文华难得有空闲。五年的日子就





是如此捉迷藏似地过着。

“清，我回来了。”在外面冻了一天的谢文华一进门呵过气搓着手直朝里面喊。

韦清茹从房间揉着眼出来：“你呀，这世界上就你忙。出门说好早回的，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鬼天气狗都不出门，你们还在外面瞎弄。这粤州没有你们公安局天会塌下来不成？公安局没有你就玩儿不转啦？”

谢文华撇头呵着手说：“我不是回来了吗。嘻嘻，好事不怕迟，我们吃过饭后就去。饭做好了吗？”谢文华语气里含着勉强，也透着无奈。能回来他已是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很大的努力了，因为外面的活正在关键时刻，这关键时刻一丢失，下面的活就没法干了。这是公安部交办省厅督办的要犯呐。

“做好了——”韦清茹把那“了”字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这条尾巴从小到大，谢文华感觉到她又生气了。

韦清茹知道，谢文华是个把工作当饭吃的人，天天忙得焦头烂额。他今天能回来陪自己吃饭，并陪自己上街买信物，她已经很知足了。谢文华脸上写满神不守舍，韦清茹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个电话把他催走。不到十五分钟，两人就把神圣的晚饭打发了。

韦清茹打扮得婷婷玉立从房间出来，谢文华眯着眼像审视宠物似地看着她。那身姿、那形态、那脸容宛如未婚闺秀；那高挑的身材，那优美的曲线，那瀑布般的黑发，那白里透红嵌着两个小酒窝的椭圆脸蛋，那明眸，那高鼻，那樱唇，真不愧是粤州话剧团的璀璨之花，她已是二十八岁的年纪呀。

“走吧。”谢文华甜甜地偷吻了一口韦清茹后轻轻地说。

“走吧。”韦清茹撒娇似的假过谢文华挽起他的右手说。

“外面冷，你这连衣裙……”

“没事，打的去，打的回，冷不着。”韦清茹难得与丈夫上街，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在丈夫面前显出亮丽，显出气派，女为悦己者容嘛。等会儿买了项链，一定要当面戴给他看看，回来一定要举杯祝贺一下。一祝五周年共渡风雨，二祝他早日破案（韦清茹不知谢文华办的是什么案子），总之，韦清茹遐想联篇。

资
本
谎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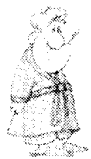
韦清茹挽着谢文华的手一出大门，凛冽的寒风让她品尝到寒冷的滋味。她连打几个冷颤后假紧了谢文华，谢文华嗔道：“还没事呢。”说完把自己的警用皮衣脱下给她披上。韦清茹深情地望了谢文华一眼：“你呢？”

“没事，上车吧。”

车上，谢文华拨通了柳焕军电话问过情况，柳焕军说，史明进了陶然宾馆，他们正在找。谢文华交待几句后对出租车司机说：“司机，快点。”

周生生金铺就在粤州大酒店内面。谢文华、韦清茹走进金铺，因为冷，里面没有顾客，两个女服务员站在柜台耸着肩搓着手直喊冷。

货已看好了，价也知道了，钱也准备好了，谢文华指着那条躺在红绸上的链子把三千八百元往台上一放，说：“小姐，包好。”“不，给我戴上。看好不好看。”韦清茹拿过项链绽着笑容叫谢文华给她戴上。谢文华第一次给妻子



戴项链，戴半天没戴好。“服务员，这圈怎么套？”“真笨。”韦清茹拿过教了一回。谢文华到底把项链戴上了。韦清茹昂首挺胸笑问：“好看吗？”谢文华点点头笑而不答。谢文华又抬手看表，他说：“装好吧，明天戴不迟嘛。”韦清茹依了。前后五分钟，韦清茹把那精致的小袋子拿在左手里，右手挽着谢文华的手偏着头问：“就这样回去吗？还早呢，不如我们去跳舞？我请客。”

谢文华又看了一下表，见腰上的手机一直没动静想了想狠了一下心说：“好，已经很久没有跳过舞了，我请客。”

韦清茹挽着谢文华刚到电梯口，见谢文华正用左手拨打手机，心便沉了下去，心里默念着：老天保佑，千万别……“好了，知道了，你们盯死他，千万别让他溜了。”

“清茹，你自己打的回去。我有事，我确实有事，改天我再请你，好吗？”谢文华说完也不管韦清茹答不答应，一阵小跑出了门口。

“你的皮衣！”韦清茹怔在原地喊。

“你穿着，别着凉了！”谢文华头也不回边走边答。

韦清茹心酸口楚，眼泪差点涌了出来。

2 炒汇大鳄搁浅粤州

谢文华丢下韦清茹快步闪出酒店大堂，在大门口上了一辆正在候客的出租车急往柳焕军他们守候的陶然宾馆赶。

陶然宾馆位于粤江边上，虽是高档豪华，但面积不



大，前后门一堵，便可瓮中捉鳖。抓到史明马上回去，不然清茹会不高兴的，谢文华想。

陶然宾馆门前还有点生气，还有不少皮衣长袍的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谢文华下车走向接应他的一大队指导员秦路西问：“对象在哪，谁跟过去啦？”秦路西舒了一口冷气说：“柳副支队长和谢明理他们盯着，在四楼卡拉OK入号包房。他妈的，这鬼天气有人受罪，有人享福。”

“上去，抓到他交给省厅，早点回家。”谢文华压着嗓门捅了一下秦路西说。谢文华略作安排后没事一般走向电梯口按了4字。秦路西说：“里面真暖和。”

“那家伙在哪边？”谢文华问柳焕军。

柳焕军指过方向后两手一摊为难地说：“人是在厢房里，但情况很不妙，刚才小张佯装走错门进去发现，万源集团的老总唐黑牛在，更要命的是赵德明书记、林振荣副市长也在。小心，走廊两头都有黄头发的人在走动，像是保镖，怎么办？”秦路西他们同时“哦”了一声。一身虎气刚参警半年的肖常思想都没想说：“我们是抓罪犯，又不是抓领导，我和蔡兴国两个人进去把他抓出来。”蔡兴国说：“对，我们两人进去就够了。”

秦路西两手叉腰说：“也许赵书记、林副市长、唐总不知他们身边的客人是逃犯，抓了以后跟他们说明一下，我想他们是不会有意见的。我的意见马上动手，不然，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谢明理上前抖了一下谢文华的衣角：“是不是慎重点。”谢文华看看这又望望那，没有说话。



谢文华推了一下眼镜，那双小眼先是乱眨一阵，尔后眯成一条线不置可否。柳焕军、秦路西他们知道，谢文华这眼部表情是他遇到困难时的一惯反映。他们在等待谢文华那先是眼睛一亮，然后取下眼镜的动作。

“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呢？省厅的资料没有反映史明与市领导和唐总有关呀。”谢文华自言自语，他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好解释，史明是个跨县跨市，甚至跨省的炒汇大鳄，有哪家需要外汇的企业不需要他的？万源集团外汇需求量那么大，国家外汇配额是满足不了他的。再说，有哪家企业纯靠外汇配额进口设备购买生产所需的？唐总不认识他才奇怪呢？”秦路西说。

“真要命，事前省厅又不让我们报告当地党委政府，甚至局领导也不让说，我们如贸然进去抓人不挨批才怪。赵书记、林副市长也好，唐总也罢，我们谁也惹不起。再说，他们能在这种场合聚会，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何况人。”谢文华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说过后那眼睛又眯成一条线。

真是双手捧个热煎饼，换上谁都挠头。不说市领导和主管自己的政法委赵书记得罪不起，就这万源集团的老总唐黑牛，谁又惹得起？要知道，这万源集团可是粤州党政领导引以为荣，粤州人民引以为傲的企业霸主。集团有两万多工人，年产值五十多亿，产品销往越南、泰国、印度和全国十三个省市。粤州不是深圳、广州，粤州是穷山区，可想而知唐黑牛在粤州人民的心目中，在地方党政领导中又是何等角色！这些，谢文华比谁都清楚，谁敢在老

虎屁股上拔毛？

谢文华是吃过亏的人。一年前他还是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主管重案工作的时候，他带领同志们把一个倚仗哥哥是副县长的黑恶势力集团摧毁了，报纸电视宣传过后，谢文华的二等功勋章刚刚批下，他和同志们正全力追查南山尸骸案时，谢文华的副支队长眨眼就给调动了，被调到经侦支队任支队长。官衔似乎大了，副变为正。可级别原样，还是正科级。直到后来，谢文华才知道，把他从刑侦调至经侦是另有原因……

一旁的柳焕军见谢文华愣怔怔地眯眼不语，他沉默一会儿略有所思地说：“赵书记据说很快就要任市委常委了，这可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人哟。再说，唐总又是如此重量级人物，倘若他们一时理解不了，我们犯了龙颜，我们立马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我们又不能放着一个中央圈点的要犯不抓，真要命！谢支，我看干脆向省厅杨总报告，讲清我们的难处，由省厅派人来抓，我相信杨总是会理解的。再说了，这些人在这又喝又唱又跳的，他们不尽兴是不会离场的。省厅来这不用三个小时，等省厅的人赶到了他们可能还在 OK 呢。由他们动手，免得我们引火烧身，你看怎样。”

“这样最好。”谢明理马上赞同。

“能不能等他们散场分开后再动手呢？”谢文华像是问他人也像是问自己。

秦路西：“不行，这惊弓之鸟一旦离开我们有效控制范围，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么马上动手，要么报告省厅。”被北风割了一天的秦路西生怕到手的猎物溜了。



“一个黄头发进了厢房，果然是保镖。”一直注视八号厢房的肖常思告诉谢文华，谢文华没作反应。柳焕军的眉毛抖了一下，秦路西的手伸向腰里。

“出来了，还是在走廊那头。”肖常思又说。

谢文华心绪很乱。“向省厅报告吧，讲清我们的困难。”谢文华喃喃自语，那声音很低，那样子急而无奈。

谢文华向秦路西点了一下头：“你跟我下去，焕军，那么多人堆在一起容易暴露，你们在这继续候着。”谢文华说过即与秦路西到楼下外面守候。

北风还在没完没了凄凄咧咧地怪叫着，酒店门前一片清冷。谢文华砣着心苦着眉抖索着与秦路西钻进车厢坐好又想了一会儿。他按了几次杨总的电话，几次按完最后一个6字时却又没勇气按那绿色键。难哪！这样的电话他从警以来从没拨过，这一拨，粤州经侦在省厅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不拨？不拨又能怎样呢？

谢文华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回家，他怕韦清茹守他回去，就给家里拨了电话。电话是被拿起了，但谢文华喂了几声，却没有回答，谢文华好像听见了韦清茹的抽泣声。他心一沉，说：“清，我办完事马上回去，你先休息，呃！”

时间随着北风的阵阵呼啸而流逝，谢文华咬了咬牙又从腰间拨出手机，终于按下了杨总的电话，但电话尚未接通，那机身却先震动起来。有人先拨进了他的电话。谁呢，韦清茹？柳焕军！他吃了一惊，他快速按了接听键：“什么？他们出来了？身边还有唐兵？焕军，你们注意从



后面跟着，我们在这守着，看看情况再说。”

谢文华边钻出车门边对秦路西说：“快，他们出来了。”秦路西精神为之一振，他分明看到谢文华那眼镜下的眼睛一亮，他猜八九不离十要动手，不然急什么急。

林副市长没有出来。赵书记身穿中楼皮大衣，迈着官步走在前面，唐黑牛身穿西装，腆着肚子走在右后侧，那个走在左侧理着西装头、披着呢子大衣中等个的就是史明。身后跟着唐兵和四个身材彪悍的黄头发、短头发。

谢文华暗暗叫苦。秦路西捅了他一下：“怎么办？”

后面的柳焕军他们分散闪在一边。赵书记上车了，史明的车门也开了。秦路西连捅了几下谢文华，就在那辆黑色宝马正要关车门的瞬间，谢文华的眼睛一闪，咬着牙崩出两个字：“逮他。”

秦路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肖常思他们斜刺里从两边冲出。转眼，那辆黑色宝马被团团围住。秦路西把车钥匙拔下后站在史明一侧。谢文华礼貌地对史明说：“我们是市公安局的，请跟我们到市局走一趟。”

正准备上车的唐黑牛一见，怒火中烧地上前推了一把秦路西，粗着嗓门大吼起来：“干什么，干什么，滚开。”话音一落，四个保镖忽啦一下围了过来就想动手。

“唐总，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谢文华。对不起，史明是公安部通缉的逃犯，我们是奉省公安厅之命抓捕他的，请您理解和支持。”

“你玩儿这套也不先向我学习一下？阿兵，把他们轰走！”唐黑牛气得眼都瞪圆了。

唐兵站在一侧没有动。那四个精力过剩的彪形大汉冲



了上来，“滚开，滚开！”他们边嚷边推扯秦路西、肖常思他们。

秦路西火了。“不准动，谁动我开枪啦！”秦路西举枪指着一个推了他一把的黄头发大喝一声。

肖常思、蔡兴国两人怕史明跑了，分两边顶着车门。一个黄头发推了一下肖常思，肖常思把枪抵了过去吼道：“要命躲到一边去，滚开！”

“嘻！你还真牛，开枪？对我开呀，开呀。臭小子，竟敢在老子头上撒野。谁敢再拦史总老子不客气啦。在我眼皮底下抓我的朋友，反啦？找死也挑个日子嘛！”唐黑牛叉着腰走过来推了秦路西一下说。

“你再推，看老子敢不敢开枪。”秦路西火了。不就是个老总嘛，阻碍执行公务老子就不客气。

谢文华暗暗叫苦，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他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语气平缓地对唐黑牛说：“唐总，我们确实是奉命行事，我们有无不当之处望你海涵。”

唐黑牛鼓着腮帮瞪着眼吼：“海涵个鸟！叫你的人走开，屙了几年警察屎就想在老子面前耍威。操！滚开！”

“喂，唐总，你过来一下。”一直在车上观察事态的赵德明钻出车门后把唐黑牛招了过去。

一会儿，赵德明、唐黑牛双双走了过来。赵德明脸上挂着微笑拍了拍唐黑牛的肩膀，唐黑牛的怒脸似乎平缓了一些，但他那双大眼狠狠地瞪着谢文华。

谢文华走近赵德明：“赵书记，这史明是中央挂号的通缉犯，我们是奉省厅命令抓他的。”

“呵！那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还是主管你们